

史語所發掘殷墟西北岡 東區小墓 2021 年整理簡報

侯西坡區 第二 次發掘墓葬記載表	墓號	HPKM1435		
	發掘月日	24-5-23	發掘者	石璋如
	照相號數	63-910		
	形制	長方	底深度	1.90m
	南北長	2.100m	內填土	較黃土
	方向	N5E	邊壁	不整齊
	東西寬	約90m	土層	
	上口深度	1.20m	擾亂	未
	人架數	無		
	頂向			
面向				
放置				
保存				
骨採集				
葬具及殉葬物	銅器三件			
備				
攷				

縮尺: $\frac{1}{20}$

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表稿之十四

HPKM1435 發掘墓葬記載表

李修平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古今論衡 第 43 期 2024.12

一、前言

(一) 殷墟西北岡晚商墓地發掘簡史

爲了尋找晚商甲骨的埋藏地點，1928 年 10 月 13 日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（以下簡稱「本所」）的前輩學者董作賓（1895-1963），奉傅斯年所長（1896-1950）之命，赴河南安陽小屯村，進行中國考古學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學術機構主持、長時間、大規模的科學考古發掘，^① 揭開安陽考古與中國歷史考古學的序幕。在接下來的 10 年（1928-1937）間，本所的前輩學者曾先後在安陽進行 15 個季度的田野工作，成績斐然，發掘成果更證明該遺址即傳世文獻所載的晚商都城殷墟（圖一）。

在這 15 個季度的考古工作中，不僅發現小屯宮殿區與埋藏大量甲骨的 YH127 坑，西北岡墓地的發掘，更是引人注目。在梁思永（1904-1954）的率領之下，本所的前輩考古學家，曾於 1934 年秋季，與 1935 年的春、秋兩季，在西北岡進行 3 次發掘工作，亦即本所殷墟第 10 次至第 12 次的發掘。^② 這 3 次發掘工作，將西北岡墓地分爲東、西兩區。主要收穫，包括發現 10 座帶墓道的大墓（西區 7 座，即 HPKM1001、M1002、M1003、M1004、M1217、M1500、M1550；東區 3 座，即 HPKM1129、M1400、M1443）、1 座大方型坑（即 HPKM1567，或曰「假大墓」、「未完成大墓」，^③ 位於西區墓地），與 1,200 餘座小墓（西區 104 座、東區 1,117 座）^④（圖二）。儘管這批墓葬遭到嚴重盜擾，但由於大墓的規模宏偉，殘存隨葬品亦質精量豐，因此學界一般認爲，西北岡墓地即商代晚期的王陵區。

* 本文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「2021 年度本所考古研究計畫」之「殷墟佈局的變遷軌跡：西北岡東區小墓群研究之一」的部分研究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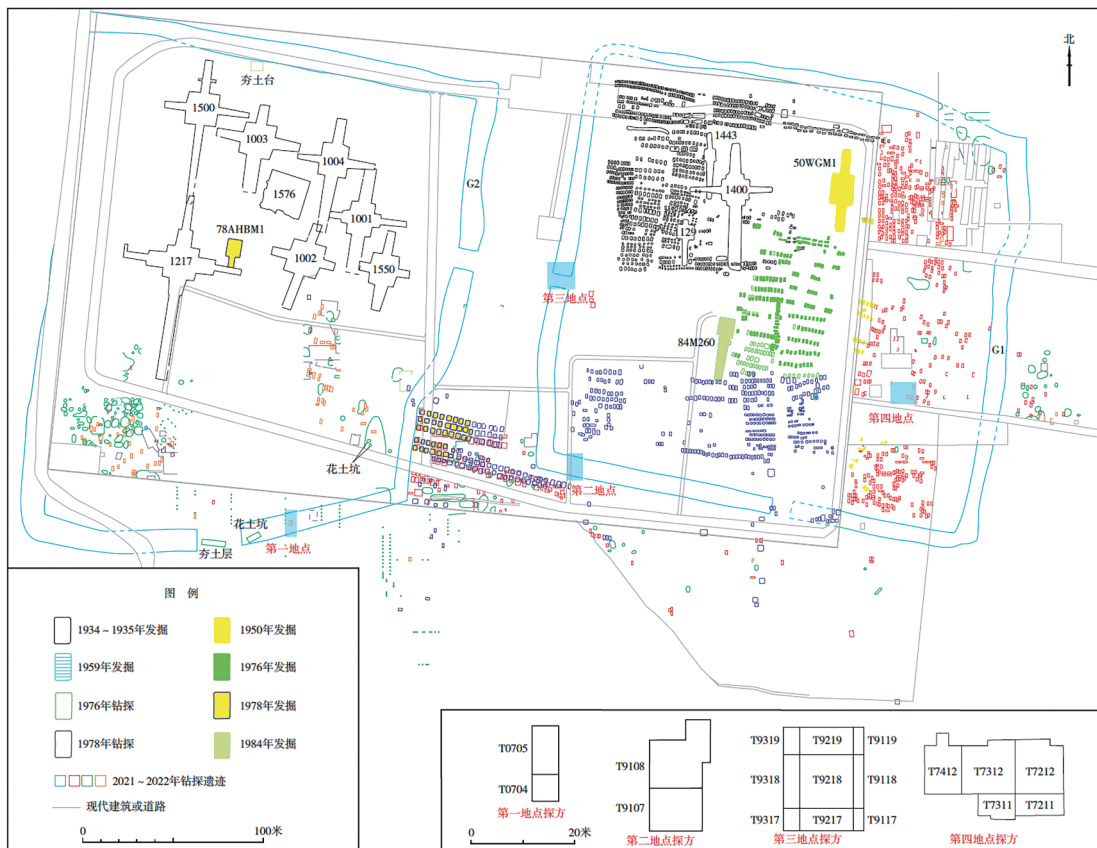
① 董作賓，〈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〉，《安陽發掘報告》1（1929）：3-36。

② 石璋如遺稿，李匡悌、馮忠美輯補，《安陽發掘簡史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9），頁 74-116, 202-203；梁思永、石璋如、祁延霽、夏鼐、李光宇、李景聃、劉燿、高去尋、潘懋著，李修平、馮忠美編校，《西北岡發掘日記》（整理中）。

③ 關於 HPKM1567 的性質，石璋如認爲是「假大墓」，見石璋如遺稿，李匡悌、馮忠美輯補，《安陽發掘簡史》，頁 106。有些學者認爲是「未完成大墓」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 101。

④ 關於史語所在西北岡發掘商代小墓的總數，石璋如曾提出兩種說法。其一，在《侯家莊·第十本·小墓分述之一：1005、1022 等八墓與殷代的司烜氏》中提及：「侯家莊共 1267 墓，其中 35 墓時代不明，10 大墓，1 方坑，西區 104 小墓，東區 1,117 小墓，東區小墓又分爲 9 組 7 處。」其二，根據石璋如撰《安陽發掘簡史》，東區小墓共有 1228 座，包括第十次發掘 32 座，第十一次發掘 411 座，第十二次發掘 785 座。筆者推測，或許石璋如在《安陽發掘簡史》統計的小墓數量，包含非商代的墓葬。不過，最終確定的商代小墓總數，仍有待未來的整理與研究工作。石璋如，《侯家莊·第十本·小墓分述之一：1005、1022 等八墓與殷代的司烜氏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1），頁 7，注腳 1；石璋如遺稿，李匡悌、馮忠美輯補，《安陽發掘簡史》，頁 78, 94, 108。

1948 年，本所遷臺，此後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，轉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（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，以下簡稱「社科院考古所」）接手。自此，西北岡又曾進行多次田野工作，發現包括武官大墓（50WGM1）在內的許多中、小型墓葬與祭祀坑（圖三）。2021 年，社科院考古所再次對西北岡進行大規模的鑽探調查，不僅新發現 400 餘座祭祀坑，更在原本所認定的東、西墓地周圍，各發現一道環狀壕溝，證實西北岡墓地的確可以分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區域。⁵毫無疑問，在本所早年工作的基礎之上，社科院考古所對西北岡長年的田野工作，不僅補充許多新的材料，更幫助學界逐步深化對西北岡晚商墓地的認識。



圖三：歷年來史語所與社科院考古所發掘西北岡遺跡分布示意圖
（〈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〉，頁 44，圖二）

⁵ 郭寶鈞，〈一九五〇年春殷墟發掘報告〉，《中國考古學報》5（1951）：1-61；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，〈1958-1959 年殷墟發掘簡報〉，《考古》1961.2：63-76；安陽亦工亦農文物考古短訓班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，〈安陽殷墟奴隸祭祀坑的發掘〉，《考古》1977.1：20-36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，〈安陽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〉，《考古》1979.3：223-226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，〈安陽侯家莊北地一號墓發掘簡報〉，《考古學集刊》第 2 集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2），頁 35-40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隊，〈殷墟 259、260 號墓發掘報告〉，《考古學報》1987.1：99-117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，〈安陽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發掘〉，《考古》1987.12：1062-1070, 1145；〈1978 年安陽殷墟王陵區侯家莊北地一號墓發掘報告〉，《江漢考古》2017.3：20-56；〈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〉，《考古》2023.7：44-59；唐際根、湯毓賢，〈再論殷墟人祭坑與甲骨文中羌祭卜辭的相關性〉，《中原文物》2014.3：24-28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，頁 100-121。

(二) 殷墟西北岡晚商墓地整理現況

儘管西北岡墓地發掘至今，至少已經清理 1,500 餘座墓葬，^⑥不過，正式公布的材料仍相當有限。

首先，就本所發掘的材料而言，10 座大墓的報告皆已正式出版，而西區附屬於大墓的部分小墓材料，雖亦見於大墓報告之中，但尚未完整公布。^⑦2023 年，本所內田純子研究員公布 3 座西區小墓的考古簡報，^⑧彌補過去西區小墓材料公布不足的缺憾。至於東區 1,100 餘座已發掘的小墓，僅有 8 座的材料由石璋如（1902-2004）整理出版。^⑨此外，部分出土於西北岡墓地的隨葬品，散見於本所同仁已出版各式研究專論或圖版中。^⑩由上可知，本所早年發掘西北岡的墓葬材料，仍有許多尚未整理發表，至少包括西區的方型大坑 HPKM1567、西區百餘座小墓，與東區千餘座小墓。

就社科院考古所的發掘成果而言，目前已公布 9 篇考古簡報與 1 篇載有發掘資料的研究論文。此外，部分材料則見於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。^⑪不過，這批已發表的材料，其實僅有武官大墓（50WGM1）、78M1、M259、M260 的資料完整公布，其餘關於小墓或祭祀坑的材料，除了 2021 年至 2022 年新發掘的祭祀坑 K23 的材料外，其餘僅提供簡要描述。

綜上，自 1930 年代開始發掘西北岡墓地後，迄今，本所與社科院考古所已累積豐富的成果，部分材料亦已整理出版，特別是帶墓道的大型與中型墓葬。相對之下，小墓的材料公布較少。然而，必須強調的是，本所早年所發掘西北岡的小墓，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。第一，統計上的意義。截至目前為止，西北岡已發現小墓 2,000 餘座，

- ^⑥ 據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，截至該書出版的 1994 年，西北岡小墓共清理 1483 座。此外，牛世山指出，2021 年在西北岡墓地範圍內，新發現 460 座以上的祭祀坑，清理其中的 31 座。若加上歷年已清理的中、大型墓葬，至今西北岡墓地已清理墓葬數量，至少有 1,500 餘座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，頁 113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，〈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〉，頁 45。
- ^⑦ 梁思永遺稿，高去尋輯補，《侯家莊·第二本·1001 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3）；《侯家莊·第三本·1002 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5）；《侯家莊·第四本·1003 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7）；《侯家莊·第五本·1004 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0）；《侯家莊·第六本·1217 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8）；《侯家莊·第七本·1500 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4）；《侯家莊·第八本·1550 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6）；梁思永遺稿，高去尋輯補，石璋如編輯，《侯家莊·第九本·1129、1400、1443 號大墓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6）。
- ^⑧ 內田純子，〈殷墟西北岡王陵西區的最早墓葬——HPKM1217 旁三座小型墓葬報告〉，《古今論衡》40（2023）：81-104。
- ^⑨ 石璋如，《侯家莊·第十本·小墓分述之一：1005、1022 等八墓與殷代的司烜氏》。
- ^⑩ 例如：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一本·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4）；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二本·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6）；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三本·殷虛出土青銅斚形器之研究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8）；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0）；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五本·殷虛出土伍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2）；李永迪編，《殷墟出土器物選粹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09）。
- ^⑪ 見注 5。

其中已清理者至少有 1,500 餘座，而本所發掘者就有 1,200 餘座，占目前已發掘小墓約八成。換言之，如能將本所發掘西北岡小墓的材料完整公布，將提供極有價值的原始資料。第二，學術上的意義。若能全面整理、公布本所發掘西北岡小墓的材料，將有助於深入探索重要的學術課題，諸如小墓的性質、西北岡墓地的形成過程、大墓與小墓的關係，以及所謂「刀斧葬」¹²所呈現商代晚期殷墟與周邊地區的互動關係等。因此，在本所「考古研究計畫」經費的支持之下，自 2021 年起，筆者開始著手進行西北岡小墓的整理工作。

最後，在概述 2021 年初步的工作成果之前，有必要說明本文所謂「小墓」的定義。根據已公布的材料與相關研究顯示，在西北岡發現的「小墓」，並非只包含嚴格意義上的「墓葬」，其中還有大量的「身首葬」（即墓主的身首分離）、「無頭葬」、「人頭葬」等；另外，尚有「車馬坑」、「動物坑」、「器物坑」等多種遺跡現象。針對這些排列有序的遺跡，有些學者認為，這批所謂的「小墓」，其實是以「祭祀坑」為主，並有部分的「陪葬坑」。¹³當然，如何定義「祭祀坑」或「陪葬坑」？而西北岡「小墓」的性質究竟為何？仍有仔細討論的空間。不過，在確定這批遺跡現象的性質之前，本文仍採用「小墓」一詞統稱。

二、初步成果

（一）2021 年整理西北岡東區小墓的範圍

本所早年在西北岡發掘的小墓，共有 1,200 餘座，其中東區墓地即有 1,100 餘座。由於數量龐大，因此，2021 年首先聚焦於東區墓地西北角的 128 座小墓（圖二、圖四）。這 128 座小墓共可分為 4 排，各排墓葬的數目與編號，詳見「表一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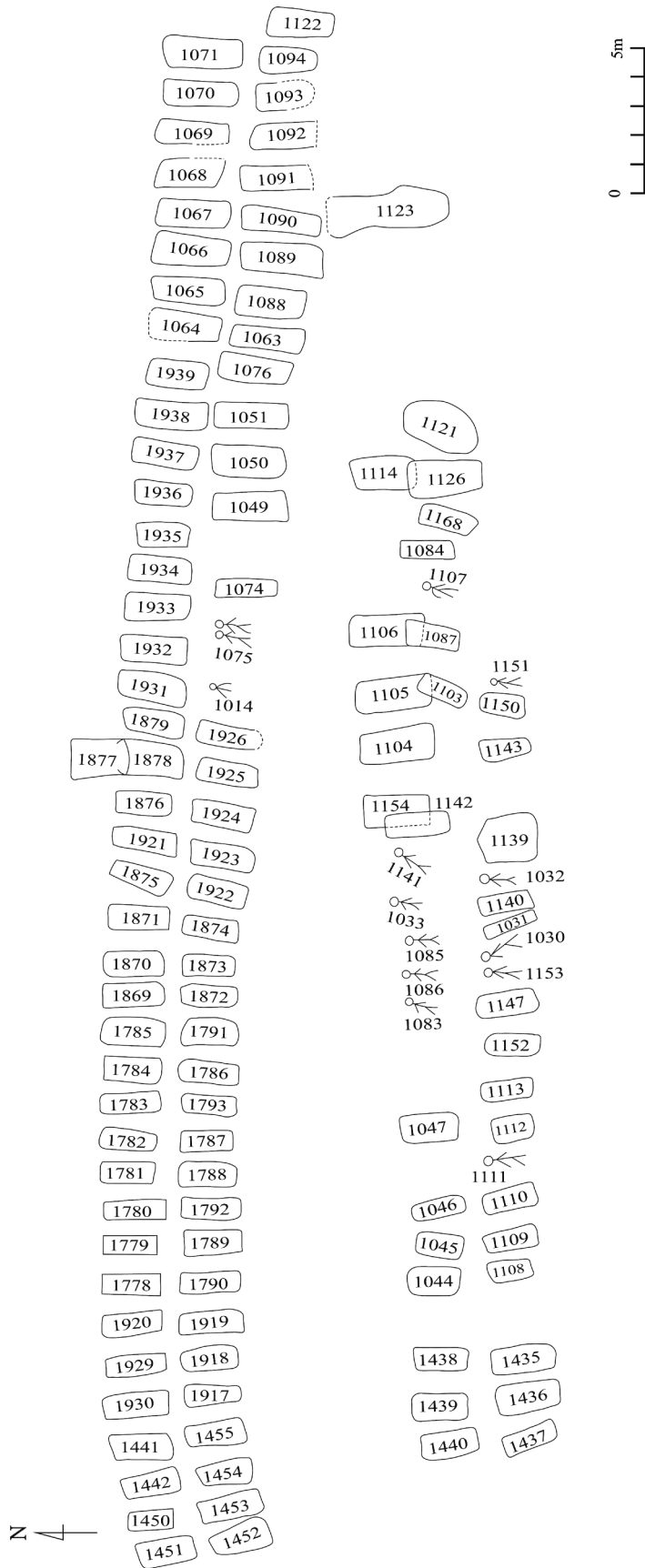
早年，梁思永曾根據墓葬的排列方式與空間分布，將西北岡的小墓分為「10 組 7 處」。其中，除第 10 組位於西區墓地，餘者皆在東區墓地。¹⁴本年度整理的絕大部分小墓，可歸入梁思永所認為的「第 7 組」；但有 7 座可歸入梁思永所認為的「第 2 組」，¹⁵均位於第 3 排（即 HPKM1047^②、M1086^②、M1154、M1104、M1105、M1106、M1114）。然而，為了能更客觀地整理並研究這批小墓，因此筆者將暫時跳脫梁思永對東區小墓分組分處的歸納，而是依據小墓具體的分布位置，自西自北，逐年依序整理。

¹² 高去尋，〈刀斧葬中的銅刀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37 上（1967）：355-381。

¹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墟的發現與研究》，頁 113。

¹⁴ 石璋如，《侯家莊·第十本·小墓分述之一：1005、1022 等八墓與殷代的司烜氏》，頁 7，注腳 1。

¹⁵ 梁思永遺稿，高去尋輯補，石璋如增補，《侯家莊·第一本》，〈第三編·殷代小墓總述〉（史語所安陽工作室典藏資料，整理中）。



圖四：2021 年整理西北岡東區 128 座小墓的空間分布與墓葬編號示意圖

表一：2021 年整理西北岡東區墓地各排墓葬數量與墓葬編號

排次	總數	墓葬編號 (由西向東)
第 1 排	41	HPKM1451、M1450、M1442、M1441、M1930、M1929、M1920、M1778-M1785、M1869-M1871、M1875、M1921、M1876-M1879、M1931-M1939、M1064-M1071
第 2 排	39	HPKM1452-M1455、M1917-M1919、M1790、M1789、M1792、M1788、M1787、M1793、M1786、M1791、M1872-M1874、M1922-M1926、M1014、M1075、M1074、M1049-M1051、M1076、M1063、M1088-M1094、M1122
第 3 排	28	HPKM1440、M1439、M1438、M1044-M1046、M1047①、M1047②、M1083、M1086①、M1086②、M1085、M1033、M1141-M1142、M1154、M1104-M1105、M1103、M1106、M1087、M1107、M1084、M1168、M1114、M1126、M1121、M1123
第 4 排	20	HPKM1437、M1436、M1435、M1108-M1113、M1152、M1147、M1153、M1030-M1031、M1140、M1032、M1139、M1143、M1150-M1151

(二) 統計數據

2021 年的成果之一，即詳細整理西北岡東區西北角 128 座小墓及其內伴出遺物的統計數據，簡述如下。

1. 墓葬

- (1) 本年度整理的商代小墓，共有 128 座，占東區 1,117 (?) 座商代小墓的 11.46%。
- (2) 根據埋藏內涵的不同，又可以分為 11 類，詳見「表二」：

表二：2021 年整理西北岡東區墓地墓葬種類統計表

種類	說明	數量	百分比
單人葬	墓坑僅埋一人，身首相連	46	35.94%
多人葬	墓坑埋兩人以上，身首相連	28	21.88%
身首葬	墓主頭身分離，但頭骨仍在墓坑中	1	0.78%
無頭葬	墓坑僅存墓主軀幹，無頭	4	3.13%
人頭葬	墓坑僅埋人頭骨	1	0.78%
刀斧葬	墓坑隨葬成組銅刀銅斧，並有凌亂人骨	7	5.47%
馬坑	土坑埋馬匹，或有馬飾	5	3.91%
動物坑	土坑僅埋葬非馬的動物骨骼	5	3.91%
器物坑	土坑僅埋藏器物，無人骨	1	0.78%
空坑	土坑空無一物	2	1.56%
不明	因破壞過甚，無法判斷土坑性質	28	21.88%

- (3) 根據原始發掘紀錄與相關資料判斷，64 座未遭擾亂，占本年整理小墓的 50.00%；62 座曾被擾亂，占本年整理小墓的 48.44%；情況不明者 2 座，占本年整理小墓的 1.56%。
- (4) 埋藏遺物的小墓共 41 座，占本年整理小墓的 32.03%。換言之，這 128 座墓葬，僅有略少於三分之一有伴出遺物，無伴出遺物的墓葬仍占大多數。
- (5) 以各排區分，且出土遺物小墓的數量與比例，統計如下：
 - 第 1 排：在 41 座小墓中有 5 座有共出遺物，占該排的 12.20%。
 - 第 2 排：在 39 座小墓中有 10 座有共出遺物，占該排的 25.64%。
 - 第 3 排：在 28 座小墓中有 16 座有共出遺物，占該排的 57.14%。
 - 第 4 排：在 20 座小墓中有 10 座有共出遺物，占該排的 50.00%。

2. 遺物

根據原始發掘紀錄、本所「考古資料數位典藏系統」（以下簡稱「數典資料庫」），與本所大陸考古庫房典藏資料，並重新核對數量，在本年度整理的 128 座小墓中，共有 390 件遺物。其中 2 件待尋。¹⁶

- (1) 根據不同的材質，本年度整理的 390 件遺物，又可分為 7 類：
 - I. 青銅器：321 件，占全部隨葬品的 82.31%。
 - II. 陶器：5 件，占全部隨葬品的 1.28%。
 - III. 石器：6 件，占全部隨葬品的 1.54%。
 - IV. 骨器：41 件，占全部隨葬品的 10.51%。
 - V. 蚌貝器：15 件，占全部隨葬品的 3.85%。
 - VI. 牙器：1 件，占全部隨葬品的 0.26%。
 - VII. 揚子鱷骨板：1 批，占全部隨葬品的 0.26%。
- (2) 各種材質的器類與件數，分述如下：
 - I. 青銅器：321 件，包括鼎 5 件、觚 1 件、爵 1 件、鏡 4 件、泡 130 件、鏹 21 件、弓形器 1 件、牛首策飾 1 件、鏃 15 件、脊稜刀 1 件、刀 64 件、管盞斧 69 件、鑿 3 件、錐形器 1 件、筒管形器 4 件。
 - II. 陶器：5 件，包括鬲 1 件、豆 1 件、小圓餅 1 件、網墜 2 件。
 - III. 石器：6 件，包括戈 1 件、泡 1 件、管 2 件、礪石 2 件。
 - IV. 骨器：41 件，包括鏃 35 件、筭 5 件、柶 1 件。

¹⁶ 包括出土於 HPKM1442 的骨筭 (R000584) 與 HPKM1047^② 的牙嵌片 (R014753)。另由於本所內田純子研究員，曾經取樣本年度整理小墓中隨葬之銅刀殘片 11 件，進行破壞性科學分析。因此，這批材料並不包含於上述整理的 390 件內。

- V. 蚌貝器：15 件，包括飾品（或嵌片）14 件、蚌殼 1 件。
- VI. 牙器：1 件：嵌片。
- VII. 揚子鱷骨板：1 批。

（三）分期研究

除了整理西北岡東區小墓群的墓葬與伴出遺物外，對這群墓葬的分期，尤其是根據陶器與銅器的研究，則是本次工作的另一項焦點。經過學界長年努力，殷墟陶質容器與青銅容器的分期框架，儘管仍存有不同意見，但大抵而言，已逐漸趨向一致。¹⁷ 在本文中，將主要參考社科院考古所學者所提出的分期框架：陶器與銅器的分期，分別參考鄭振香¹⁸ 與岳洪彬的研究。¹⁹ 請見「表三」。

不過，陶器與銅器的分期，究竟該如何與傳世文獻所載的商王世系對應？筆者認為，實際情況非常複雜，且各學者意見互有參差，因此僅列出岳洪彬的意見，以供參考。至於本文在實際討論墓葬分期時，則暫不與文獻所載的商王世系對應。

表三：殷墟青銅容器分期、陶器分期，與商王世系對應表

銅器分期	第一期	第二期		第三期		第四期
		早段	晚段	早段	晚段	
陶器分期	洹北花園莊期	殷墟文化一期	殷墟文化二期	殷墟文化三期		殷墟文化四期
對應商王	盤庚 [#] 、小辛、小乙	武丁早期	武丁晚期、祖庚、祖甲	廩辛、康丁、武乙、文丁		帝乙、帝辛

（參考岳洪彬，《殷墟青銅禮器研究》，頁 175，表二；[#]可能包括盤庚之前一段時間）

根據上述分期框架，透過遺跡疊壓關係，與器物類型學分析，以下，將簡要說明本年度整理個別墓葬的分期成果。

1. 墓葬疊壓關係

在這 128 座小墓中，僅有 7 組有疊壓關係，見「表四」。以下，將以 M1047^①/M1047^②、M1086^①/M1086^② 這兩組墓葬為例，說明其疊壓關係，並推測墓葬分期。

¹⁷ 岳洪彬，《殷墟青銅禮器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122-192。

¹⁸ 鄭振香，〈論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關問題〉，《中國考古學研究：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 116-127。

¹⁹ 岳洪彬，《殷墟青銅禮器研究》，頁 122-192。

表四：2021 年度本計畫研究西北岡東區墓地 7 組小墓的疊壓關係

疊壓 關係	墓葬 排次	第 3 排					
		第 1 排					
上層	HPKM1877	HPKM1047①	HPKM1086①	HPKM1142	HPKM1103	HPKM1087	HPKM1126
下層	HPKM1878	HPKM1047②	HPKM1086②	HPKM1154	HPKM1105	HPKM1106	HPKM1114

(1) 第 3 排：M1047①/M1047②（圖五）

M1047 堆積情況複雜，原始發掘紀錄分為上層的 M1047①與下層 M1047②。

上層的 M1047①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，墓向北偏東 10 度。墓坑北側略寬於南側，長約 1.80 公尺，北側寬約 0.80 公尺，南側寬約 0.75 公尺。開口距地表約 1.25 公尺，墓底距地表約 2.05 公尺，深約 0.80 公尺。填土為略含紅色之黃土，墓邊不清楚。

下層的 M1047②亦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，口大底小，原始發掘紀錄未載墓向，推測與 M1047①相近。此外，原始發掘紀錄亦未載墓葬尺寸，今據早年墓葬平面圖尺寸推測，墓口長約 2.00 公尺，寬約 0.90 公尺；墓底長約 1.70 公尺，寬約 0.80 公尺。再者，原始發掘紀錄亦未載本墓開口深度。根據文字紀錄，自地表 2.00 公尺以下邊壁整齊。墓底則距地表 5.65 公尺。填土為含生土塊的黃土，墓邊清楚。

由上可見，上層的 M1047①與下層的 M1047②，無論墓壙範圍、填土內涵、邊壁特徵與堆積性質，皆不相同。石璋如在《西北岡發掘日記》的〈由三月十五日到三月三十一日，共作墓葬二十六個，其中馬坑三處（帶飾），有銅器殉葬者六處〉條下，曾對 M1047 做以下說明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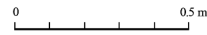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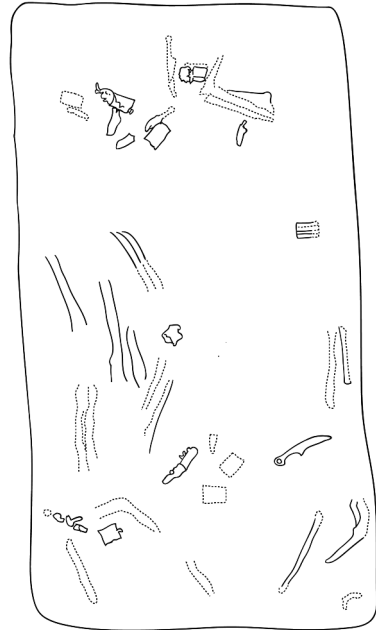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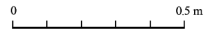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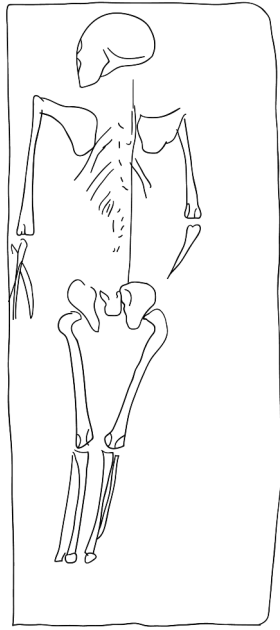
1. 上層俯身葬，下層刀戚葬

這種現象在 1047 墓發現的。上口不清，把上層的俯身葬起出後，下層的刀戚葬才清楚的顯出上口了。還有一點分別就是上層是黃土，下層則為夯土了。這種墓的兩層，有兩種可能：一種是時代有先後，一種是埋墓時分作兩層。根據上口不清的情形去推，恐怕是時代有先後的理由為適合。²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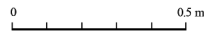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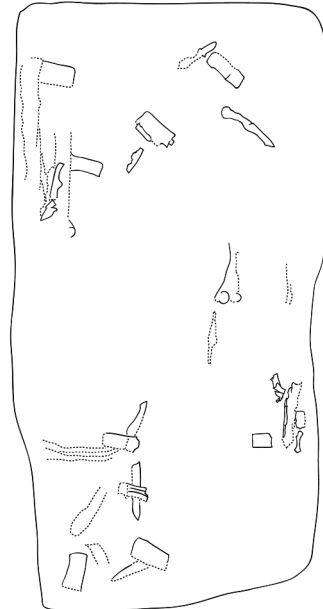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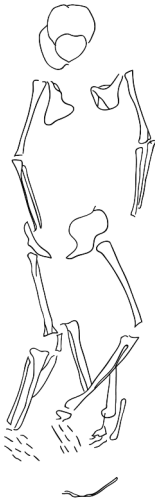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M1047 應分屬 2 墓，且 M1047①打破 M1047②。換言之，下層的 M1047②較早，上層的 M1047①較晚。

年代較早的 M1047②，出土人骨若干具，但因腐朽嚴重，因此實際個體數量不明。根據原始發掘紀錄，出土銅環首刀與銅管釜斧各 11 件。然而，根據本所「數典資料庫」，本墓的銅環首刀，包括完整銅刀與殘片，共編有 17 個號碼；銅管釜斧則為 10

²⁰ 梁思永、石璋如、祁延濤、夏鼐、李光宇、李景聃、劉燿、高去尋、潘懋著，李修平、馮忠美編校，《西北岡發掘日記》。



圖五：(左) M1047①；(右) M1047② (吳筱曼重繪)



圖六：(左) M1086①；(右) M1086② (吳筱曼重繪)

件；另有 1 件「嵌片」，推測應該脫落自其中 1 件管銚斧。經本次整理，目前推測，本墓應隨葬銅環首刀與銅管銚斧各 10 件。

年代較晚的 M1047①，出土人骨 1 具。墓葬開口東北角，出土殘陶罐底 1 塊，發掘者石璋如認為應與本墓有關。然而，此殘陶罐底不見於本所「數典資料庫」與大陸考古庫房。

綜上可知，M1047 應包含上、下 2 座墓葬，下層 M1047②較早，上層 M1047①較晚。較早的 M1047②，雖據整理結果，推測出土銅環首刀與銅管銚斧各 10 件，但由於這兩種銅器時代特徵不鮮明，無法分期，因此 M1047②年代不明。又，較晚的 M1047①雖本出土殘陶罐底 1 件，但標本已失，亦無法分期。

(2) 第 3 排：M1086①/M1086②（圖六）

M1086 堆積情況亦較為複雜，原始發掘紀錄分為上層的 M1086①與下層 M1086②。

上層的 M1086①的形制與尺寸不詳，埋葬者頭向北偏東 8 度，開口深度與墓底深度亦未知。填土為黃土，墓邊不清楚。

下層的 M1086②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，墓向北偏東 10 度。墓坑北側略寬於南側，墓底長約 1.75 公尺，北側寬約 0.90 公尺，南側寬約 0.80 公尺。開口距地表約 1.40 公尺，墓底距地表約 5.50 公尺，深約 4.10 公尺。填土上層為黃斑土，下層為夯土，墓邊自地表約 2.50 公尺以下開始整齊。

由上可見，上層的 M1086①與下層的 M1086②，無論填土內涵、邊壁特徵與堆積性質，皆不盡相同，應為 2 墓，且 M1086①打破 M1086②。換言之，下層的 M1086②較早，上層的 M1086①較晚。

年代較早的 M1086②，人骨腐朽嚴重，只見零星長骨，應為人類肢骨，個體數量與葬姿均不清楚。根據發掘紀錄，出土銅環首刀與銅管銚斧各 10 件。然而，根據本所「數典資料庫」，本墓的銅環首刀，包括完整銅刀與殘片，共編有 19 個號碼；銅管銚斧則為 10 件。本次整理結果顯示，銅環首刀與銅管銚斧應各有 10 件。

年代較晚的 M1086①，出土人骨若干，排列雜亂，發掘者石璋如推測共有 3 具遺骸，並隨葬麻龜 1 件。此麻龜不見於本所「數典資料庫」。

由上可知，M1086 應包含上、下 2 座墓葬，下層 M1086②較早，上層 M1086①較晚。較早的 M1086②雖出土青銅環首刀與管銚斧各 10 件，但無法進一步分期。較晚的 M1086①僅伴出 1 件麻龜，不存，亦無法分期。

總結以上對於 2 組疊壓墓葬之分析，儘管可判斷相對年代的早晚，但由於這 2 組墓葬不見可供判斷分期的共出遺物，因此具體分期不明。

2. 共出遺物分期

除仰賴疊壓關係，根據墓葬共出遺物——特別是陶質容器與青銅容器——的風格發展序列，更是推定個別墓葬分期的重要依據。在 2021 年整理的 128 座西北岡東區小墓中，於其中的 41 座，共出土 390 件遺物，材質包括陶、銅、石、骨、蚌貝與牙等，其中又以銅器與骨器最多，銅器以刀、管釜斧與泡為大宗，骨器則以鏃為主。儘管出土遺物的總數不少，但具有分期意義的遺物卻十分罕見，共發現於 4 座墓，包括 M1441、M1049、M1435，與 M1109。以下將根據出土遺物，分別推定這 4 座墓葬的分期。

(1) 第 1 排：M1441

M1441 隨葬陶鬲 1 件與陶豆 1 件。

A. 陶鬲 R048348 (圖七-1)

毀損嚴重，僅存完整器的三分之一，包括部分口沿、器身，與一袋足。根據殘存部分，仍可大致復原。深灰褐色，夾細沙，方唇，敞口，折沿，沿面較窄，折沿處凸出，頸略束，腹略外鼓，袋足略向內收，實足根較高，癭襠亦較高。殘高約 13.5 公分，口徑約 14.0 公分，殘重約 281.0 公克。

口沿、頸部，與器身內側折沿下方，有多道平行弦紋，應為輪修痕跡。器身飾中繩紋，多為豎向，唯襠部為橫向。實足根修去繩紋。襠部與腹部似有煙灸痕。整體而言，器形規整，製作精緻，應為實用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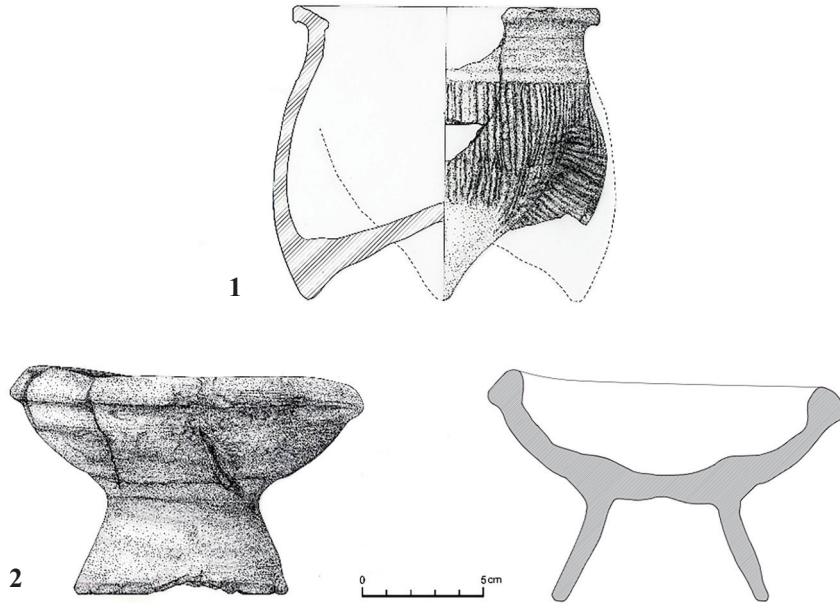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形制特徵，可定於殷墟文化二期。

B. 陶豆 R017864 (圖七-2)

出土時豆盤與圈足碎裂，修復後可復原，不過，圈足一側有新的斷裂痕跡，可能是出土後因搬遷不慎所致。灰陶，泥質，斜寬唇外凸，敞口，淺盤，斜弧腹，平底略內凹，高圈足，圈足下緣呈台階狀。高約 9.4 公分，口徑約 14.4-14.5 公分，重約 467.0 公克。

全器內外表面保留多道平行弦紋，應為輪製痕跡。就本器工藝而言，製作較粗，特徵包括胎厚，唇面不規整，豆盤歪斜，且一側向下凹陷，盤底凹凸不平，盤外腹部有一道斜向裂痕。根據以上特徵推測，陶匠在製作本器時似為求速成，可能在胎體尚未完全風乾、且帶有瑕疵、甚至變形的情况下，仍然入窯燒製，最後埋於 M1441。此器由新手陶匠製作？抑或因其功能為隨葬明器，故製作草率？或有其它因素？不得而知。

根據形制特徵，可定於殷墟文化二期。



圖七：1. 陶鬲 R048348；2. 陶豆 R017864（鄭好倫繪）

C. 小結

根據上述陶鬲與陶豆的分期推測，M1441 應可定於殷墟文化二期。

(2) 第 2 排：M1049

根據本所「數典資料庫」，M1049 出土隨葬品 21 件，包括銅鼎 1 件、銅爵 1 件、銅觚 1 件、銅鏃 15 件、銅牛首策飾 1 件、銅弓形器 1 件，與蚌飾/蚌嵌片 1 件。其中，又以銅鼎、銅爵、銅觚最具有分期意義。

A. 銅鼎 R001103（圖八-1）^①

保存完整，不過口沿有兩道縱向裂痕，器腹局部略凹。環狀立耳，方唇，卷沿，頸略束，深圓腹略鼓，圜底，下接三柱足較長，上粗下細。通高 18.5 公分，口徑 16.3-16.5 公分，重約 1.4 公斤。

器腹上側有一周紋飾，分為三組，各組相接處正對柱足。每組中央為突起豎向稜脊，左右兩側各飾兩隻張口側身夔紋，前者身長，臣字目，圓瞳突起，後者身短，目呈豎向長方形，以陰線表現。側身夔紋寬而疏朗，雲雷紋襯底，構圖主次分明。

器身殘存鑄造痕跡，但不明顯，唯正面右側柱足似乎保留豎向範線痕跡。另外，後側柱足為補鑄，^② 製作痕跡清晰，在柱足內外兩側亦保留豎向範線。

^① 關於銅鼎 R001103 的特徵描述與鑄造分析，亦見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圖版玖之文字說明。

^② 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頁 10-11。

本件銅鼎風格，諸如紋飾位置、形態特徵，與尺寸大小，皆與 1959 年出土於武官村北地 M1 的兩件銅鼎近似但略晚，特別是蟬紋銅鼎 M1：3。²³ 因此，銅鼎 R001103 可定於殷墟銅器第二期早段偏晚，時代相當於殷墟文化一期偏晚階段。



圖八：1. 銅鼎 R001103；2. 銅爵 R001052；3. 銅觚 R001031

²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，〈安陽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〉，頁 223。

B. 銅爵 R001052 (圖八-2) ²⁴

保存完整，長流較窄，短柱，菌狀柱頂，柱身剖面呈半圓形，外平內弧，設於口緣近流處，尾較短，束頸，卵形腹，腹下側略寬於上側，單鑿，鑿下的腹底交接處略向內凹，其下接三稜形錐狀足，略外撇，分別位於流、尾與鑿的下側。菌狀柱頂飾渦紋。通高 19.7 公分，流尾長 17.9 公分，重約 848.0 公克。

器身紋飾分為上下兩部分。上半部飾於口沿以下，蕉葉紋，流與尾的下側各一組，帶鑿側兩組，無鑿側三組。下半部飾於器腹，獸面紋，帶鑿側與無鑿側各一組，分別以鑿與突起豎向稜脊為中心。不過，帶鑿側的獸面紋左右兩側極不對襯，臣字目一高一低；無鑿側的獸面紋布局比較對襯，但下方紋飾不清。除了圓瞳突起，獸面紋與襯底的雲雷紋皆在同一平面上。由於獸面紋設計繁複，故主地紋不易區分。另外，在鑿下器身處鑄有一符號（圖八-2）。

全器曾經仔細打磨，因此範線基本不見，然而，在流下與尾下則保留錯範痕跡。

本件銅爵作風，與前述武官村北地 M1 出土銅爵 M1：6 相似，²⁵ 尤其是圈底與器腹之間的向內凹陷特徵相同。據此，銅爵 R001052 可定於殷墟銅器第二期早段偏晚，時代相當於殷墟文化一期偏晚階段。

C. 銅觚 R001031 (圖八-3) ²⁶

保存完整，然而，從側面觀察，器身似因受壓力而歪斜變形。敞口，長頸下收，腹略鼓，平底，高圈足，圈足底做台階狀。通高 26.1 公分，口徑 14.9 公分，重約 816.0 公克。

主要紋飾分為二層。第一層飾於腹部，為兩組獸面紋，以豎向稜脊為鼻，左右兩側雙瞳突起，獸面紋與襯底的雲雷紋皆以細線陰刻表現，設計繁複。第一層紋飾的上下兩側，均飾兩周凸弦紋，並在下方的凸弦紋處設橢長形鏤孔，位於第一層豎向稜脊下方，但僅保留一個鏤孔，另一側鏤孔處則為銅料封閉。第二層飾於高圈足，分為四個單位，紋飾布局基本相同，可分為上下兩區。上區為一周雲雷紋，下區為極抽象的動物紋，除了突起圓瞳的臣字眼外，以及由臣字眼向外延伸的長條勾狀紋飾外，餘處均填以雲雷紋，李濟（1896-1979）稱為「雲雷紋動物面」。²⁷

²⁴ 關於銅爵 R001052 的特徵描述與鑄造分析，亦見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二本·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》，圖版叁陸之文字說明。

²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，〈安陽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〉，頁 224。

²⁶ 關於銅觚 R001031 的特徵描述與鑄造分析，亦見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一本·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》，頁 47。

²⁷ 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一本·殷虛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》，頁 90。

在器身兩側，即兩組獸面紋相連之處的腹部與相對應的圈足上，範線明顯。此外，在器底外側中央，可見片狀突起，似已殘斷，是否為此銅觚的特殊設計，有待深究。

本件銅觚的特徵，包括尺寸高度、器腹以上無施紋、紋飾細密且主次不易區分、圈足的抽象動物紋，亦見於前述武官村北地 M1 出土銅觚 M1：8，²⁸ 以及西北岡大墓 M1400 出土銅觚 R001032。²⁹ 筆者推測，銅觚 R001031 可定於殷墟銅器第二期早段偏晚，時代相當於殷墟文化一期偏晚階段。

D. 小結

根據以上對於三件青銅容器風格的分析，M1049 應屬殷墟文化一期偏晚階段。

(3) 第 4 排：M1435

M1435 出土銅鼎 3 件，器形均罕見，包括垂腹鼎 1 件與單鬲鼎 2 件。

A. 銅鼎 R001752 (圖九-1)³⁰

造型特殊，保存完整。長橢形立耳，設於口沿內側，尖唇，口略敞，卷沿，束頸，深垂鼓腹，圓底，下接三柱足，上粗下細，後足空心透底，但左前足與右前足因補鑄而不透底，且補鑄後的左前足稍長，遂使器身歪斜，左高右低。器身左側通高 67.6 公分，口徑 38.1 公分，重約 37.8 公斤。

頸腹部有兩層紋飾，分為三組。上層為側身動物紋，豎向稜脊設於各組紋飾中央，稜脊左右主紋飾兩兩相對，或可看做長尾鳥紋，或可看做張大口夔紋，長橢形眼突起。後接另一張口側身夔紋，口朝下，尾朝上，眼亦做長橢圓形，但無突起。下層為蕉葉紋，共十二個單位，上端作獸面。側身動物紋與獸面紋為主要紋飾，均以寬線勾勒，並以雲紋襯底，層次分明。柱足亦有兩層紋飾，上層為一周雲雷紋，下層為一周倒三角形蟬紋，以寬線勾勒。器內底中央鑄有一陰刻符號（圖九-1）。

本器鑄造與補鑄痕跡清晰可見。首先，器身三組紋飾的交接處，與相對應的柱足上，均保留明顯範線痕跡。其次，器底外側中央雖不見「Y」形範線，不過在距底緣約 7.0 公分處，有一周範線，被三足隔斷，但柱足上亦保留範線痕跡，可與器底範線相連（圖九-2）。萬家保（1924-2009）曾討論過此鼎的鑄造方式，³¹ 茲不贅述。第三，左前足與右前足殘斷，下段均經補鑄。兩足的補鑄下段，各見豎向範線兩道，一

²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，〈安陽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〉，頁 224。

²⁹ 梁思永遺稿，高去尋輯補，石璋如編輯，《侯家莊·第九本·1129、1400、1443 號大墓》，頁 49-50。

³⁰ 關於銅鼎 R001752 的特徵描述與鑄造分析，亦見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圖版壹柒、壹捌、壹玖之文字說明。

³¹ 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頁 4-5。



圖九：1. 銅鼎 R001752；2. 銅鼎 R001752 器底範線；3. 銅鼎 R001110；4. 銅鼎 R001111

道朝外，一道朝內，與原來範線位置有別，且有多餘銅液覆蓋於原器足紋飾之上。補鑄的兩足下側各有一大圓孔，可見其內芯土。第四，在左前足的殘斷處上側，有一道後來形成的橫向 V 形凹槽，可能在補鑄時便於連接原斷足與新鑄足。^⑫

^⑫ 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圖版壹柒之文字說明。

除了本件，1976 年，在西北岡東區墓地的武官村北地 M229 中，亦出土一件形制、尺寸相仿的銅鼎 M229：3（圖一三-中），唯紋飾簡化。岳洪彬將這類垂腹銅鼎定於殷墟銅器第二期晚段，³³ 時代相當於殷墟文化二期，可從。

B. 銅鼎 R001110（圖九-3）³⁴

本器一側口沿與器壁碎裂成兩塊，脫落，碎裂處略有凹陷，經修復可復原。敞口，尖唇，卷沿，束頸，垂鼓腹，圜底近平，帶一獸首鑿，設於器身背面中央，下接三柱足，上粗下細。通高 19.5 公分，口徑 15.9-16.6 公分，重約 3.2 公斤。

紋飾分為上下兩層。上層紋飾為三組獸面紋，構圖寬闊疏朗，並向兩側延伸，以突起的豎向稜脊為鼻，兩橢圓形目凸出，雲雷紋襯底，構圖主次分明。下層紋飾在獸面紋下方鼓腹處，為環繞一周的蟬紋，呈倒三角形，共十八組。獸首鑿為高浮雕，大卷角，臣字眼，凸圓瞳，五邊形嘴突起，嘴部以下飾「卯」形陰線紋。

本器鑄造痕跡明顯。首先，在三組獸面紋的交接處及其下的蟬紋上，均保留範線或錯範痕跡，因此，器身應由三塊外範鑄成。其次，以碎銅片作為墊片（spacer），共有三塊，其中兩塊明顯，肉眼可見，其上保留雲雷紋。其三，獸首鑿內部上下兩側與器身交界處各有凸紐，應為連接鑿與器身之處，鑿內仍保留芯土。可見，器身與鑿為分鑄。

單鑿銅鼎亦罕見，在武官村北地 M229 曾出土造型、尺寸相近的銅鼎 M229：2（圖一三-右），但器腹上方為簡化獸面紋。岳洪彬將這類單鑿銅鼎定為殷墟銅器第二期晚段，³⁵ 時代相當於殷墟文化二期。

C. 銅鼎 R001111（圖九-4）³⁶

保存完整。形制與銅鼎 R001110 近似，但尺寸略大。通高 20.5 公分，口徑 18.3-18.5 公分，重約 3.8 公斤。器身背面中央亦有一半環形鑿，但樸素無紋。此外，僅在束頸以下的腹部上緣，飾一周獸面紋，共分三組，設計亦與 R001110 類似。不過，本器器底正中央有一小圓孔，直徑約 0.25 公分，不知是否為出土時已存？就鑄造工藝而言，由於各組獸面紋的交接處，保留明顯的範線痕跡，因此器身應該亦由三塊外範鑄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儘管本器亦有單鑿，但鑄造方式與 R001110 有別：在單鑿外側的中央，與在相對應的單鑿內側與器身上，均保留明顯的豎向範線痕跡。據此推知，鑿與器身應為一次澆鑄成形。分期與上同。

³³ 岳洪彬，《殷墟青銅禮器研究》，頁 37。

³⁴ 關於銅鼎 R001110 的特徵描述與鑄造分析，亦見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墟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圖版壹肆、壹伍之文字說明。

³⁵ 岳洪彬，《殷墟青銅禮器研究》，頁 39。

³⁶ 關於銅鼎 R001111 的特徵描述與鑄造分析，亦見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墟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圖版壹壹之文字說明。

D. 小結

根據本墓出土 3 件銅鼎的分期，M1435 應屬殷墟文化二期。

(4) 第 4 排：M1109

M1109 出土 1 件銅鼎。

A. 銅鼎 R001107 (圖一〇-左)³⁷ 與右前足下段 R006854 (圖一〇-右)

三足殘斷，右前足下段尚存，另外兩足下段已失，右前足與後足之間的腹近底處凹陷破損。儘管本器殘損，仍可大致復原。環形立耳，方唇，卷沿，頸略束，圓腹較淺，圓底，下接三扁足。通高約 29.5 公分，口徑 24.1-25.0 公分，重約 5.0 公斤。



圖一〇：(左) 銅鼎 R001107；(右) 右前足下段 R006854

器腹上側飾三組獸面紋，帶有六道豎向稜脊，分別位於三組獸面紋中央與兩側，前者設於獸面紋鼻部，後者則作為區隔各組獸面紋的分界，其下即為扁足。獸面紋的長橢形目突起，大卷耳，主體紋飾自眼部向外延伸；獸面兩端各飾一側身鳥紋，圓凸目，喙尖下鉤，短爪，短尾上卷。主紋飾以寬線勾勒，底襯雲雷紋。扁足飾側身夔紋，張大口，口部承接器底，臣字目，圓瞳突起，身長，尾外卷，紋飾均為陰刻，頭部上下兩側與軀體上側飾以勾狀鏤空稜脊，軀體下側及尾部外緣亦呈稜脊狀，但飾以 T 形與豎向陰刻紋。

³⁷ 關於銅鼎 R001107 的特徵描述與鑄造分析，亦見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圖版壹叁之文字說明。

本器的鑄造工藝痕跡明顯。在扁足與其上的稜脊與器體上，或有範線，或有明顯錯範痕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扁足上亦保留修復痕跡。第一，在右前足與左前足的突起圓臆下方，兩面均有一道橫向 V 形凹槽，然而，在後足不見，推測此凹槽應是銅鼎鑄成後的加工痕跡，可能作為斷足鑄接之用。³⁸ 在前述銅垂腹鼎 R001752 殘存的左前柱足上，亦見相同痕跡。第二，在直線凹槽以下，亦即斷足下段，仍殘存部分足體，但均切削呈倒三角形，如同尖齒狀。其中，右前足的斷足下段仍存，然而，在其上端亦呈三角形尖齒狀，且可與相對應的原斷足上段接合。仔細觀察右前足的斷足下段頂端，此處的三個尖齒，銅料似乎與下段其它部分不同，而且厚於扁足其它部位。如果觀察無誤，上述現象應為修復痕跡：首先，將斷足上段的末端切削成尖牙狀；其次，以陶土包覆在斷足的上段與下段外側，一則固定位置，二則形成外範，但一側敞開未封；最後，將銅液倒入扁足折斷處，填補斷足上段切削成尖牙處的空隙，鑄接斷足。第三，在後足的下方夔身兩側，保留較厚銅料，遮蓋原有紋飾，應該也是修復折斷扁足的痕跡。

本件扁足銅鼎的造型、紋飾與尺寸，與婦好墓出土的銅鼎 M5：1173 極為相似。³⁹ 據此，銅鼎 R001107 可定於殷墟銅器第二期晚段，時代相當於殷墟文化二期。

B. 小結

根據本件銅鼎特徵，M1109 應屬殷墟文化二期。

(5) 總結

以上針對陶質容器與青銅容器分期的分析，筆者認為，在殷墟遺址中，這 4 座小墓的年代雖然較早，但至少可分為兩個時期：可能屬於殷墟文化一期偏晚階段者 1 座，即 M1049；可能屬於殷墟文化二期者 3 座，即 M1441、M1435、M1109。根據梁思永關於西北岡墓葬的研究遺稿，他將這 4 座小墓歸入「第 7 組」。不過，根據以上的研究成果可知，在梁思永早年推測屬於同一組的東區小墓中，至少就器物分期的觀點，其實年代略有早晚之別。

(四) 重要發現舉例

1. 刀斧葬

在本年度整理的西北岡東區小墓中，包含了 7 座刀斧葬，即 HPKM1047^②、M1086^②、M1154、M1104、M1105、M1106、M1114。

關於西北岡東區墓地刀斧葬的討論，最早見於高去尋（1909-1991）的〈刀斧葬中

³⁸ 李濟、萬家保，《古器物研究專刊·第四本·殷虛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》，頁 11。

³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虛婦好墓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0），頁 44。

的銅刀》，⁴⁰除了略述史語所發掘刀斧葬的特徵外，全文聚焦討論刀斧葬中出土銅刀的形制、紋飾、尺寸、重量與鑄造工藝。關於刀斧葬的特徵，高去尋提到，史語所共發現 80 座，墓坑的形制與西北岡其它小墓類似，其內均埋藏無頭人骨架多具（以 10 具最多），更重要的是，「幾乎完全以銅刀銅斧礪石三種器物為殉葬品」。⁴¹因此，稱這種內涵特殊的遺跡現象為刀斧葬。不過，高去尋另外指出，其中 7 座刀斧葬的隨葬品比較特殊，僅有刀斧而無礪石。⁴²據該文「表一『刀斧葬』各墓出現的人骨具數刀斧礪石及其他隨葬物數目」，這 7 座無礪石的刀斧葬，即為 2021 年整理的 7 座刀斧葬。

除了無隨葬礪石外，這 7 座刀斧葬還有一些共同的特徵。第一，就空間分布而言，均位於本次整理小墓的第 3 排，位置相對集中（圖四）。根據梁思永的分組，都屬於「第 2 組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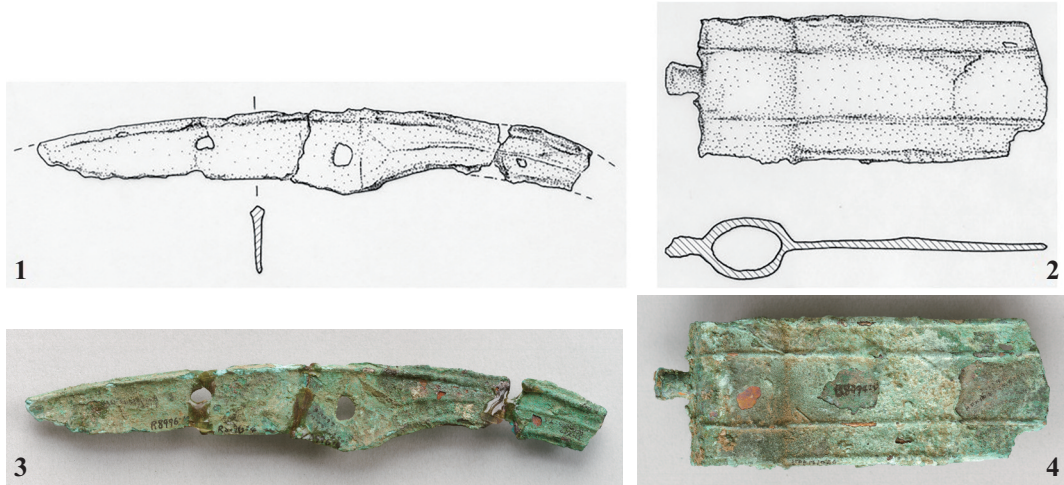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，就發掘時墓底距地表的深度而言，相當接近，最淺為深 5.40 公尺（M1106），最深為深 5.65 公尺（M1047^②）。此外，其中 6 座刀斧葬（不包括 M1104）上方均疊壓其它墓葬（表四），而後者發掘時墓底距地表深度約在 1.40-2.05 公尺之間。因此，刀斧葬與疊壓於其上的小墓，就深度而言，顯然有別。必須指出的是，在 2021 年整理的 128 座小墓中，除了 7 座刀斧葬的墓底深度超過 5 公尺外，其餘小墓墓底距地表的深度，絕大多數均在 2 公尺以內，最深者（M1123）亦僅有 2.40 公尺。因此，若以小墓深度與空間布局為判斷依據，進而將西北岡小墓分組，至少就 2021 年的整理範圍而言，梁思永早年的判斷，即 7 座刀斧葬屬於「第 2 組」，餘者歸入「第 7 組」，應可成立。

第三，就刀斧葬內埋藏銅刀與銅管銚斧的品質而言，據筆者初步觀察，大多鑄造粗糙、尺寸短小、質量輕薄。例如，HPKM1086^②出土銅刀 R008996:4（圖一一-1、3），發現時已斷為數段，除了柄首與刀鋒無存外，大致可以修復。曲背，刃部自鋒至柄部漸寬，柄部內凹，並於中央有一道凸弦紋。由於刀背保留明顯範線，可知為雙合範鑄造。然而，至少在刀身中央，與刃柄交接處，各有一圓孔，應為澆鑄時銅液無完全流入鑄範所留下的痕跡。殘長 16.5 公分，重約 26.0 公克。同墓出土銅管銚斧 R008994:1（圖一一-2、4），除了刃部缺失一角，大致保存完整。弧刃，長方形身，橢圓形管銚，銚末中央有一長方形突起。自斧刃至管銚飾兩道平行凸弦紋。與前述銅刀相同，應為雙合範鑄造，此外，在斧身近刃部與管銚上，各留下一圓孔，理由應與銅刀的情況相同。通長約 11.3 公分，重約 78.0 公克。根據以上觀察，銅刀與銅管銚斧是否為實用器物？是否為「墓主」的隨身物品？抑或是為了「陪葬」所製作的「明器」？又或者有其它的可能解釋？這些問題仍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。

⁴⁰ 高去尋，〈刀斧葬中的銅刀〉，頁 355-381。

⁴¹ 高去尋，〈刀斧葬中的銅刀〉，頁 355。

⁴² 高去尋，〈刀斧葬中的銅刀〉，頁 35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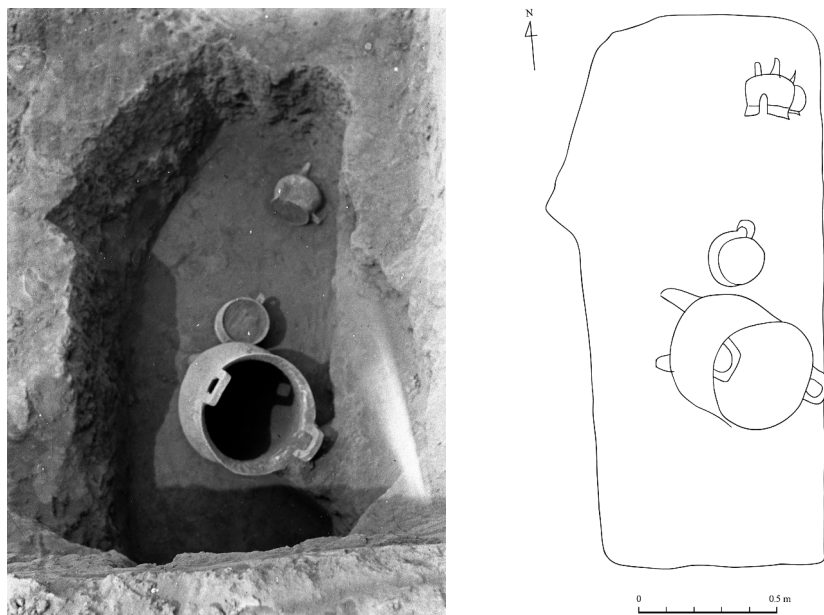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一：HPKM1086②出土銅刀 R008996:4 與銅斧 R008994:1
(1、2：鄭好倫繪)

2. 溫鼎與單鬲鼎：HPKM1435

除了 7 座刀斧葬，2021 年整理的西北岡東區小墓，還包括出土垂腹銅鼎 (R001752) 與 2 件單鬲銅鼎 (R001110、R001111) 的器物坑 HPKM1435 (圖一二)。

HPKM1435 位於本次整理的第 4 排西側第 3 座。根據發掘紀錄，民國 24 年 5 月 23 日由石璋如主持發掘。由於 HPKM1435 未見人骨，但有青銅鼎 3 件，因此推測其性質為器物坑。此坑為長方形豎穴土坑。開口距地表 1.20 公尺，墓底距地表 1.90 公尺。南北長 2.00 公尺，東西寬 0.90 公尺，深 0.70 公尺，方向為北偏東 5 度。墓邊不甚規整，西北側略向外凸出，略成曲尺狀。



圖一二：HPKM1435 發掘照片與線繪圖 (右：吳筱曼重繪)

關於 HPKM1435 出土 3 件青銅鼎的器物特徵，詳前，茲不贅述。不過，與這 3 件形制相近的晚商銅鼎，包括考古出土品與傳世品，尚有數件。

首先，與 R001752 類似的垂腹鼎，另有 2 件。第 1 件見於武官村北地 M229（圖一三-左），通高 64.0 公分，口徑 38.3 公分（即 229：3，圖一三-中）。然而，紋飾簡單，頸部僅有簡化的獸面紋三組，兩眼與豎鼻突起。比較特別是附有帶半圓鈕的器蓋。必須指出的是，武官村北地 M229 也位於西北岡東區墓地，但在 HPKM1435 東南方，該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，東西向，長 2.25 公尺，寬 0.85 公尺，深 1.20 公尺。坑內的西北角有一俯首屈肢的幼童骨架。隨葬品共 5 件，分別位於坑內東南與西南兩處。東南處除了垂腹銅鼎外，另有單鬲銅鼎 1 件（即 229：2，圖一三-右），通高 19.0 公分，口徑 16.0 公分，形制與 HPKM1435 出土的 2 件單鬲鼎相同。此外還有銅斗 1 件。至於西南處則有硬陶甌 2 件。⁴³ 第 2 件則為傳世品「饕餮文大鼎」（圖一四-左），通高 54.6 公分，口徑 29.2 公分，通體飾以獸面紋。⁴⁴ 黃銘崇認為，根據紋飾風格判定，此件年代應較前 2 件考古發掘品略早。⁴⁵

其次，與 R001110、R001111 相似的單鬲鼎另有 3 件。第 1 件即見於前述武官村 M229（圖一三-右）。第 2 件見於史語所早年於西北岡東區發現的 HPKM1380 內，典



圖一三：(左) 武官村北地 M229 線繪圖；(中) 垂腹鼎 229：3；(右) 單鬲鼎 229：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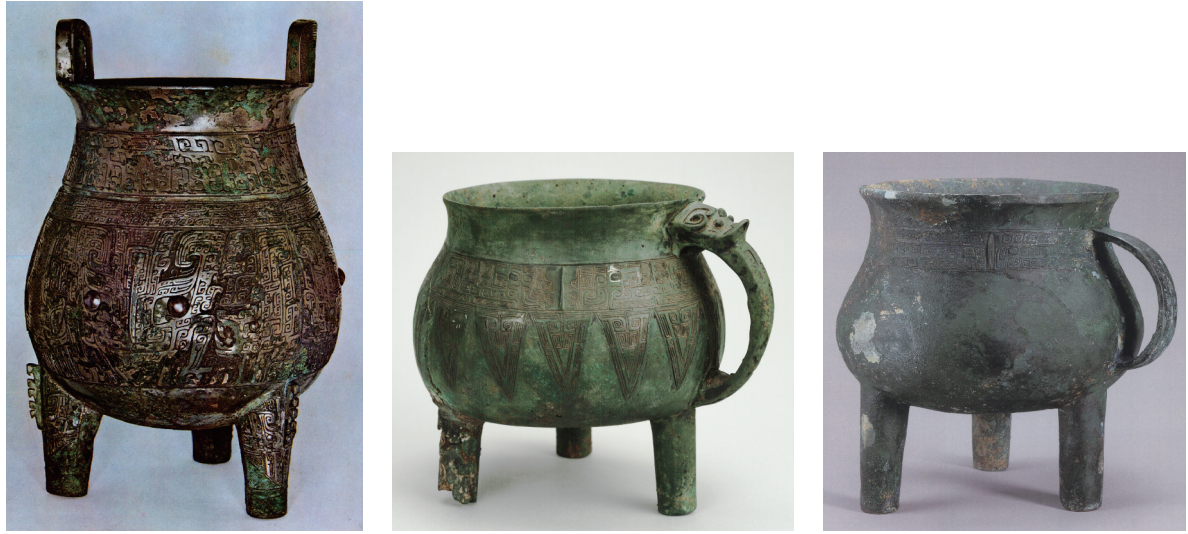
(左：〈安陽殷墟奴隸祭祀坑的發掘〉，頁 27，圖七-II；

中、右：《中國青銅器全集·第 2 卷·商（二）》〔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7〕，圖版一四、六二）

⁴³ 安陽亦工亦農文物考古短訓班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，〈安陽殷墟奴隸祭祀坑的發掘〉，頁 26-28。

⁴⁴ 水野清一，《殷周青銅器と玉》（東京：日本經濟新聞社，1959），頁 15；圖版 6。

⁴⁵ 黃銘崇，〈商王洗澡，要洗熱水！不洗熱水，洗不乾淨！〉，收入許雅惠編，《歷史學柑仔店 1》（新北：左岸文化，2020），頁 173。



圖一四：(左)饗饗文大鼎；(中)單鑿鼎 R001112；(右)獸面紋鼎
(左：《殷周青銅器と玉》，圖版 6；右：《夏商周青銅器研究·夏商篇·上》，頁 138，圖版六五)

藏編號 R001112 (圖一四-中)，器物形制與紋飾風格與 R001110 相近，通高 19.0 公分，口徑 16.2 公分。HPKM1380 位於西北岡東區西北角第 7 排西側第 2 座，其內有人骨架 2 具，除了銅單鑿鼎外，還有銅斗 1 件，硬陶甗 1 件，⁴⁶ 隨葬品內容與武官村北地 M229 近似。第 3 件為藏於上海博物館的「獸面紋鼎」(圖一四-右)，通高 26.0 公分，口徑 21.2 公分，⁴⁷ 器物風格與 R001111 近似。

綜合上述與其它西北岡東區墓地的相關材料，黃銘崇認為，HPKM1435 出土的 3 件銅鼎，應為埋於 HPKM1400 大墓之商王的盥洗用具。⁴⁸ 關於垂腹銅鼎與單鑿銅鼎的功能，後續或有討論空間。不過，本年度的研究成果，將提供 HPKM1435 完整的資料，以利學者未來進行深入研究。

3. 小銅鏡：HPKM1083

此外，在此次整理的西北岡東區小墓中，還包括了本所唯一發現出土成組小銅鏡的小墓 HPKM1083 (圖一五)。

HPKM1083 位於本次整理小墓群的第 3 排西側第 9 座 (圖四)。⁴⁹ 根據發掘紀錄，民國 24 年 3 月 25 日由石璋如主持發掘。HPKM1083 為長方形豎穴土坑，開口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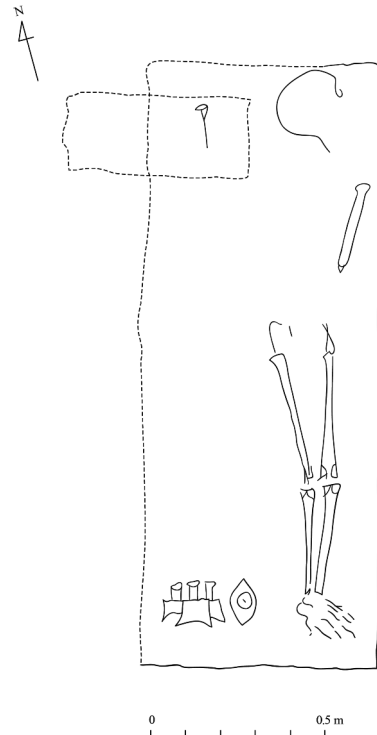
⁴⁶ 黃銘崇，〈商王洗澡，要洗熱水！不洗熱水，洗不乾淨！〉，頁 172-173。

⁴⁷ 陳佩芬，〈夏商周青銅器研究·夏商篇·上〉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)，頁 138-139。

⁴⁸ 黃銘崇，〈商王洗澡，要洗熱水！不洗熱水，洗不乾淨！〉，頁 166-180。

⁴⁹ 由於 HPKM1083 西側的 M1047，實包括上、下兩座墓葬，即 M1047①與 M1047② (見表一、表四、圖五)，分別算為本年度整理小墓群的第 3 排西側第 7 座與第 8 座，因此 HPKM1083 則算為第 3 排西側第 9 座。

度不明，坑底距地表 1.40 公尺。長度、寬度與深度亦不詳。方向為北偏東 15 度，西北角被漢代墓葬打破。在墓坑東側出人骨一具，殘破，面朝東，俯身。隨葬品均在墓主腳邊西側，包括小銅鏡 4 件，與揚子鱷骨板碎片（原稱為「麻龜」）。



圖一五：HPKM1083 發掘照片與線繪圖（右：吳筱曼重繪）

HPKM1083 出土的 4 件小銅鏡特別值得注意。儘管尺寸有別，但形制風格基本相同。以尺寸最大的 R001088（圖一六-左）為例，鏡由主體鉦部與下接的柄部組合而成。尖唇，平折沿，鉦部為合瓦形，口寬內凹，兩端翹起，口沿中央下方有一梯形突起區域，稱為鼓突。斜腹下收，底近平，底中部下接柄部，中空管釜狀，上細下粗，且分為兩截，上截外壁略向內凹。通高約 17.9 公分，口寬約 14.1 公分，重約 1.2 公斤。



圖一六：HPKM1083 出土小銅鏡
（由左至右：R001088、R001087、R001086、R001085）

紋飾位於鈺部中央，兩面皆有，為淺浮雕獸面紋，大卷角，臣字眼，圓瞳突起，額頭中央以陰線刻畫四芒星形，耳洞與鼻孔處亦作小圓形突起，整體構圖寬闊疏朗，無底紋。

鑄造痕跡明顯，特別是在合瓦處兩側延伸至底部與柄部上，範線清晰可見。因此，銅鏡應由兩瓣外範與一個內芯鑄造而成。

另外三件小銅鏡 R001087、R001086、R001085 的形制特徵、紋飾設計與鑄造方式，皆與 R001088 同，茲不贅述。不過，尺寸重量有別。R001087 尺寸居次，通高約 15.4 公分，口寬約 12.0 公分，重約 772.8 公克；R001086 最輕，通高約 12.8 公分，口寬約 10.0 公分，重量約 507.7 公克；R001085 與前件尺寸相仿，通高約 12.5 公分，口寬約 10.0 公分，重量約 511.9 公克。換言之，這四件小銅鏡，雖然大小有別，但最小的兩件，基本上，尺寸相同。

迄今，除了 HPKM1083，殷墟至少已發現 14 座隨葬小銅鏡的晚商墓葬（年代下限或可到商周之際），⁵⁰ 其中未遭盜掘且材料完整公布的墓葬共有 8 座，包括小屯 M5（即婦好墓）、大司空村東南 M663、大司空村 M303、郭家莊東南 M26、郭家莊 M160、花園莊 M54，戚家莊 M269、與高樓莊 M8，年代上可定為殷墟文化二期到四期。根據這 8 座保存完整的墓葬，小銅鏡大多以 3 件為 1 套隨葬，尺寸大小有次。比較特殊的是婦好墓，隨葬小銅鏡以 5 件為 1 套。換言之，在目前可見的殷墟晚商墓葬中，隨葬的小銅鏡均以奇數成套。另外，上述這 8 座於殷墟內隨葬小銅鏡的晚商墓葬，在各自的墓地範圍中，均為同時期規格較高的墓葬。

若與其它殷墟隨葬小銅鏡的晚商墓葬相比，HPKM1083 顯得與眾不同。首先，該墓是殷墟內唯一隨葬 4 件小銅鏡的墓葬。其次，HPKM1083 只是座隨葬品不豐的「小墓」，墓主身分應該不高。必須指出的是，如前所述，HPKM1083 出土的 4 件小銅鏡，雖然形制、風格與鑄造工藝皆同，但其中最小的兩件，即 R001085 與 R001086，尺寸與重量近似。有鑑於在殷墟隨墓葬中出土的小銅鏡，均以奇數成套，尤其以 3 件 1 組較為普遍；另外，HPKM1083 出土 2 件尺寸類似的小銅鏡。因此，筆者推測，HPKM1083 出土的小銅鏡，其實是 3 件 1 套，並另外加上 1 孤件。除了尺寸的證據，筆者曾對這 4 件小銅鏡進行初步的音高測試，結果如「表五」：⁵¹

⁵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殷墟婦好墓》，頁 100；《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：1982 年~1992 年考古發掘報告》（北京：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 104-105；《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133-135；《安陽大司空——2004 年發掘報告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 425, 429-430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，〈安陽大司空村東南的一座殷墓〉，《考古》1988.10：865-874；〈安陽郭家莊 160 號墓〉，《考古》1991.5：390-391；〈河南安陽市郭家莊東南 26 號墓〉，《考古》1998.10：36-47；安陽市文物工作隊，〈殷墟戚家莊東 269 號墓〉，《考古學報》1991.3：325-352；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，《安陽殷墟：戚家莊東商代墓地發掘報告》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5），頁 206-232；周到、劉東亞，〈1957 年秋安陽高樓莊殷代遺址發掘〉，《考古》1963.4：213-216, 220。

⁵¹ 「表五」數據僅為初步測音結果。正式測音報告，仍有待未來利用精密儀器檢測。感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歐陽宣博士協助測試。

表五：HPKM1083 小銅鏡初步音高測試結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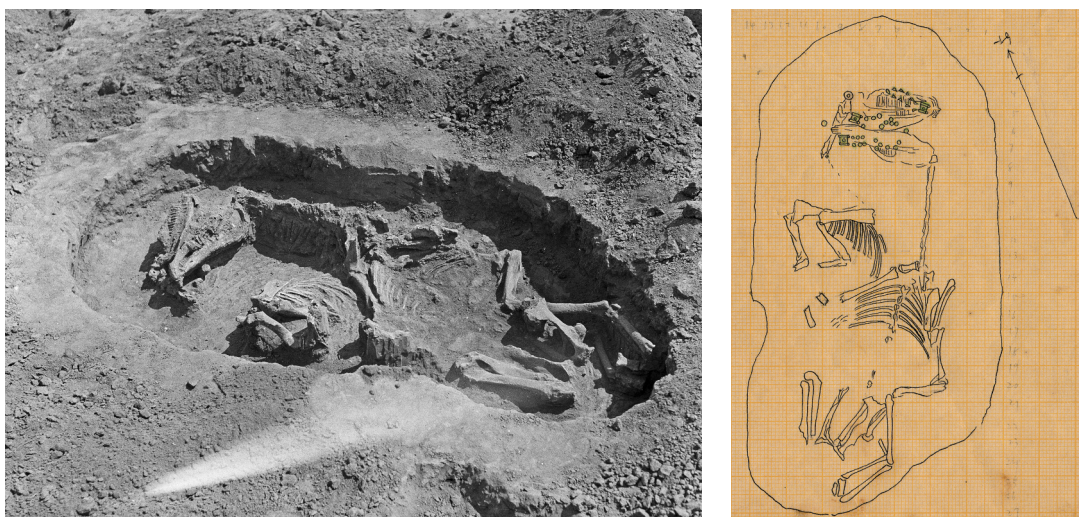
編號	正鼓音	側鼓音
R001088	F4	G4
R001087	A4	B4
R001086	D5	E5
R001085	D5	E5

總之，HPKM1083 這座隨葬品不豐富且埋藏 4 件小銅鏡的墓葬，在殷墟的晚商墓葬中十分特殊。該墓為何埋有 4 件小銅鏡？其墓主又是誰？HPKM1083 在西北岡墓地的意義為何？相關問題，未來仍須繼續探索。

4. 蟬形銅泡：HPKM1121

在本次整理的西北岡東區小墓群中，以埋人坑為主，另外，還包括 5 座馬坑（HPKM1050、M1051、M1084、M1126、M1121）。這 5 座馬坑分布位置相對集中，均位於小墓群第 2 排與第 3 排的中部偏東一帶（圖四）。此外，這 5 座馬坑除出土馬骨架外，馬頭上均有馬飾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就是 HPKM1121 出土的蟬形銅泡。

馬坑 HPKM1121（圖一七）位於本次整理小墓群第 3 排東側第 2 座（圖四）。根據發掘紀錄，民國 24 年 3 月 31 日由夏鼐主持發掘。此坑為豎穴土坑，但坑形近似橢圓，比較特殊。開口距地表 1.10 公尺，坑底距地表 1.30 公尺。南北長 2.70 公尺，東西最寬 1.45 公尺，深僅 0.20 公尺，⁵² 方向為北偏東 22 度。本坑出土馬骨 2 具，馬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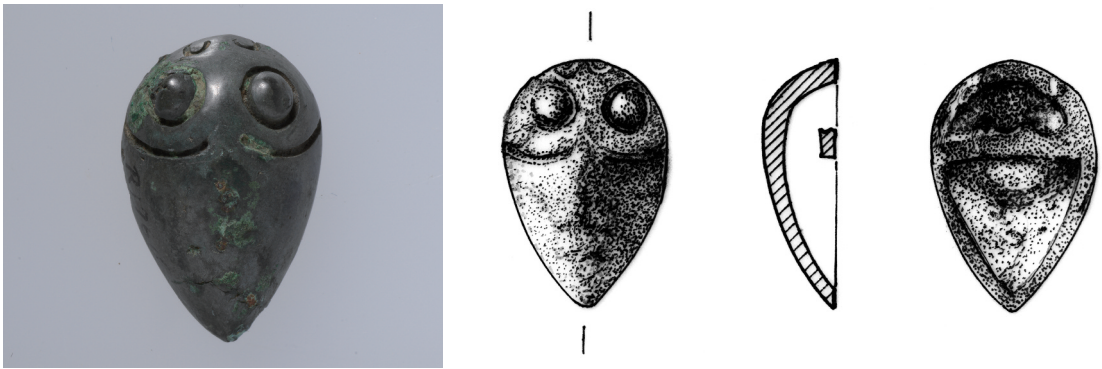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一七：HPKM1121 發掘照片與線繪圖

⁵² HPKM1121 出土馬骨 2 具。根據馬骨架的排列方式判斷，大概是將馬宰殺後全軀掩埋。果如是，根據常識判斷，由於馬身肌肉厚實，肋骨空腔寬闊，若要将馬埋入坑中，筆者推測，深度應該更深。因此，HPKM1121 自開口處至坑底僅深 0.20 公尺，似可疑。

相對，上下疊壓。每具馬頭上各有馬飾 1 組，均有骨環 1 件與銅鑣 2 件。此外，其中 1 組出帶紋飾圓形銅泡 41 件，另 1 組則有蟬形銅泡 38 件。不過，根據本所「數典資料庫」，HPKM1121 出土馬飾，目前僅存銅鑣 3 件與蟬形銅泡 38 件。

HPKM1121 出土的蟬形銅泡（圖一八）設計別緻。以 R017616 為例，保存完整，水滴形，器身隆起，圓端頂部以陰線表現兩小圓圈，其下為圓形凸目，凸目下則以陰線區隔頭部與蟬身，軀體光素，尾尖。背面設計如常見銅泡，中空，約於正面頭、身交接的相對處有一橫樑。長 2.7 公分，寬 1.8 公分，重約 8.1 公克。在殷墟青銅器上，亦見以蟬為主題的紋飾，如本所發掘於小屯 331 號墓的蟬紋鼎（圖一九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蟬形銅泡在晚商時期十分罕見。



圖一八：HPKM1121 出土蟬形銅泡 R017616 照片與點繪圖
（右：沈耘繪）



圖一九：蟬紋鼎 R002051

三、結語

在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研究計畫」經費的支持之下，自 2021 年起，筆者開始逐步整理本所早年發掘的殷墟考古材料。2021 年的整理範圍，聚焦於西北岡東區墓地西北角的 128 座商代小墓。

就小墓本身而言，這群遺跡現象主要埋藏人類遺骸，另有少量的馬坑、動物坑與器物坑。梁思永曾將 2021 年整理的小墓分為 2 組，除了將位於第 3 排的 7 座較深的刀斧葬歸為「第 2 組」外，其餘較淺且排列有序的小墓皆歸為「第 7 組」。根據本次的整理成果，梁思永早年的看法可從。

除了人類與動物骨骸，在其中 41 座坑穴內，還發現共出遺物，以銅器數量最多，占八成以上。另有陶器、石器、骨器、蚌貝器、牙器與揚子鱷骨板等遺物。較為重要的發現，包括 7 座刀斧葬、HPKM1435 的垂腹銅鼎 1 件與單鬲銅鼎 2 件、HPKM1083 的小銅鏡 4 件，以及 HPKM1121 的蟬形銅泡 38 件。

2021 年整理的西北岡東區小墓共有 128 座，然而，其中能具體分期的材料甚少。第一，在這批小墓中僅有 7 組疊壓關係，均以 2 座小墓為 1 組。可是，由於這 7 組小墓並無發現可供明確分期的共出遺物，因此只能粗略討論相對年代，即上層墓葬較晚，下層墓葬較早。第二，可以根據墓葬伴出遺物進行分期的小墓僅有 4 座。其中，HPKM1049 可定為殷墟文化一期偏晚階段；HPKM1441、M1435、M1109 則可定為殷墟文化二期。在梁思永早年的研究中，上述 4 墓均屬於「第 7 組」。可見，梁思永早年歸為同組的西北岡小墓，至少就器物類型學的分析結果而言，年代或有早晚。

以上簡報內容，僅概述初步的整理成果。至於最終研究結果，將以正式出版的考古報告為準。

後記：本文於 2022 年 12 月投稿後，承蒙匿名審查人惠賜修改建議；付梓前夕，曾請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陳芳妹教授、本所內田純子研究員指正；安陽工作室吳筱曼女士、鄭妤倫女士、沈耘女士協助繪製本文內相關圖版。在此對以上諸位專家、同仁的幫助，致上最誠摯的謝意。唯本文一切疏漏之處，皆由筆者負責。